

故宮珍本叢刊

春秋經傳補注·御注孝經
等五種

故宮博物院編 海南出版社

故宮博物院編

春秋程傳補

御注孝經

御製孝經集注

孝經解義 孝經講義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春秋程傳補/(清)孫承澤撰. - 影印本. - 海口:海南出版社, 2000.10
(故宮珍本叢刊. 經部九類. 春秋·孝)
本書與“御注孝經/(清)世祖撰·孝經解義/不著撰人名氏·孝經講義/(清)宋育仁撰”等四種
書合訂

ISBN 7-80645-739-9

I. 春… II. 孫… III. 孝 - 研究 IV. Z121.7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0)第 41651 號

故宮珍本叢刊第 016 冊

經部·春秋·孝

春秋程傳補 御注孝經 御製孝經集注 孝經解義 孝經講義

故宮博物院編

責任編輯: 李升召

*

海南出版社出版發行

海南省海口市金盤開發區建設三橫路 2 號 郵政編碼: 570216

湖南省新華印刷三廠印刷

湖南省長沙市韶山路 158 號 郵政編碼: 410004

本書正文用紙由金城造紙(集團)有限責任公司生產

*

2000 年 10 月第 1 版 200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開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張: 22 印數: 1-400 冊

ISBN 7-80645-739-9/Z·17

定價: 5120 元 (經部九類 62 種共 31 冊)

本書如有印裝質量方面問題請與我社或承印廠聯係
我社為本書每冊(種)書所編的目錄均置於每冊書末

春秋程傳補序

卷之三

春秋一經出於夫子手筆蓋窮理盡性之書也自漢以來諸儒誤以傳爲經耑門學習紛紛互袒三傳明而經愈晦又自類例之說盛舉一事立一例執例以求經甚且屈經以就例某褒某貶拘拘序一

於一字之間使夫子大道爲公之心流爲意必固我之私豈善讀經者哉近世甘泉湛氏乃謂春秋魯史舊文列國之報也夫子特筆而書之云爾審如其言則竊取之義謂何游夏何以不能贊一詞此又矯妄之過也自伊川程子之傳

出而春秋之旨始明胡氏傳之所本也其書考事不盡憑三傳而不盡離三傳取義不盡拘類例而不盡屏類例隨事窮理因理正性當日之功罪見矣邵子以春秋爲盡性之書讀此不益信哉但其書未竟而黨論興至桓公九年閻華序二

門人間取經說續其後然終非完編而又詞義高簡後學未能盡窺余於是廣集諸儒之說妄爲補之其高簡者重復申明缺畧者細爲繕補然一採諸儒之長不敢輕擗一得至於援微索隱刪煩芟蕪頗費苦心厯寒暑而書成或曰胡

傳既本程子固有完書何事復補曰胡

氏當王氏罷春秋之後宋室已微感時觸事別具深情視程傳稍有煩詞矣或曰程子以傳爲案經爲斷胡謂程傳不盡憑三傳曰此非程子之言記者之誤尹和靖已力辯之三傳乃解經之文春

序三

秋乃魯史之綱夫子之所手裁寧以三傳爲案哉朱子因程子有傳不復註春秋其推崇者至矣學者而欲明是經也豈可以程傳爲未完之書而忽之哉

康熙九年庚戌春閏二月退谷孫承澤

識時年七十有八



伊川程子春秋傳序

天之生民必有出類之才起而君長之治之而爭奪息導之而生養遂教之而倫理明然後人道立天道成地道平二帝而上聖賢世出隨時有作順乎風氣之宜不先天以開人各因時而立政暨乎三王迭興三重既備子丑寅之建正忠質文之更尚人道備矣天運周矣聖王既不復作有天下者雖欲倣古之迹亦私意妄爲而已事之謬秦至以建亥爲正道之悖漢專以智原序四

力持世豈復知先王之道也夫子當周之末以聖人不復作也順天應時之治不復有也於是作春秋爲百王不易之大法所以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先儒之論曰游夏不能贊一辭辭不待贊也言不能與於斯耳斯道也惟顏子嘗聞之矣行夏之時乘殷之輶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其準的也後世以史視春秋謂褒善貶惡而已至於經世之大法則不知也春秋

秋大義數十其義雖大炳如日星乃易見也惟

其微辭隱義時措從宜者為難知也或抑或縱或與或奪或進或退或微或顯而得乎義理之

安文質之中寬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權衡揆道之模範也夫觀百物然後識化工之神

聚衆材然後知作室之用於一事一義而欲窺聖人之用心非上智不能也故學春秋者必優游涵泳默識心通然後能造其微也後王知春秋之義則雖德非禹湯尚可以法三代之治自

原序五

秦而下其學不傳予悼夫聖人之志不明於後世也故作傳以明之俾後之人通其文而求其義得其意而法其用則三代可復也是傳也雖未能極聖人之蘊奧庶幾學者得其門而入矣有宋崇寧二年四月乙亥伊川程序

伊川程子經說

詩書載道之文春秋聖人之用詩書如藥方春秋如用藥治病聖人之用全在此書所謂不如載之行事深切著明者也

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律令惟言其法至於斷例則始見其法之用也

由堯舜至於周文質損益其變極矣其法詳矣仲尼參酌其宜為萬世王制之所折衷此作春秋之本意也觀其告額子為邦之道可見

經說六

春秋一句即一事是非便見於此乃窮理之要學者只觀春秋亦可以盡道矣

他經非不可以窮理也但論其義耳春秋因其行事是非較著故窮理為要春秋以何為準無如中庸欲知中庸無如權何物為權義也時也春秋已前既已立例到近後來書得全別一般事便書得別有意思若依前例觀之殊失之也春秋大率所書事同則辭同後人因謂之例然有事同辭異者蓋各有義非可例拘也

或問左氏可信否曰不可全信信其可信者耳

問公穀如何曰又次於左氏問左氏即是丘明

否曰傳中無丘明字不可考

胡氏安國曰程氏嘗為春秋傳然其說甚略於意則引而不發欲使後學慎思明辨自得於耳目見聞之外者也故今所傳事按左氏義採公羊穀梁之精者大綱本孟子而微辭多以程氏之說為證

汪氏克寬曰春秋傳註無慮數十百家至于程絳說七子始求天理於遺經作傳以明聖人之志俾大義炳如日星微辭奧旨瞭然若視諸掌胡文定公又推廣程子之說著書十餘萬言然後聖人存天理遏人欲之本意遂昭焯於後世

按胡氏汪氏皆宗子程子胡氏之傳自元人已列於學宮以之取士家傳戶誦而汪氏之纂疏明永樂間全用之改名為春秋大全人竟不知有纂疏矣汪氏字德輔新安人元末教授鄉里洪武元年聘脩元史史成辭歸

春秋程傳補目

第一卷 第二卷

隱公 桓公

第三卷 第四卷

莊公上 莊公下 閔公

第五卷 第六卷

僖公上 僖公中

第七卷 第八卷

僖公下 文公上

第九卷 第十卷

文公下 宣公上

第十一卷 第十二卷

宣公下 成公上

第十三卷 第十四卷

成公下 襄公上

第十五卷 第十六卷

襄公中 襄公下

第十七卷 第十八卷

第十九卷

第二十卷

定公

哀公

隱公

北平孫承澤學

目錄九

孫嬉較

春秋魯史記之名也夫子之道既不行於天下於是因魯史立百王不易之大法平王東遷在位五十一年卒不能復興先王之業王道絕矣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適當隱公之初故始於隱公

啖助纂例曰始於隱公者以爲幽厲雖衰雅未爲風平王之初人君餘化苟有過惡當以王法

春秋程傳補

卷之一

十一

鄧元錫經繹曰春秋之始魯隱何也曰魯隱平王之所終也周之不競自平王東遷始矣蓋昔者周公建東都崇文德拯殷焉而周復都豐鎬詩曰誰將西歸懷之好音傷周之遂東也孔子曰吾其爲東周乎冀周之復西也經書城成周不書城京師之不於東也故曰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而自諸侯天子之重去矣宗周之功基於豐鎬而東遷雖邑宗周之重失矣唯然則始於平王之初年可也而遲之其終何也君子之於王統也閔閔乎如農夫之望歲也汲汲乎拭目以視傾耳以聽并心一氣跂而待也周雖東庸不冀其反於西乎此下泉之所以爲寤歎黍離之所爲靡靡搖搖也故遲之以歲時至平王之終曰無冀矣王統莫屬矣故托始於隱以天道

正王統屬六文著教焉正次王王次春而繫之
元元大也一大之謂天謂一爲元明王道一天
也春天時月王正天人之合也

元年春王正月

春天時正月王正書春王正月示人君當上奉
天時下承王正云爾董仲舒所謂道之大原出
于天求端于天是也堯之大政所先者欽若昊
天茲可見矣王者所行必本于天以正天下而
下之奉王政者乃所以事天也明此義則知王
與天同大而人道立矣周正月非春也假天時

春秋程傳補

卷之一

二

以立義爾平王之時王道絕矣春秋假周以正
王法故書曰春王正月然後是非褒貶二百四
十二年之事皆天理也隱不書卽位明大法于
始也諸侯之立必由王命隱公自立故不書卽
位不與其爲君也法旣立矣諸公或書或不書
義各不同旣不受命于天子以先君之命而繼
世者則正其始文成襄昭哀是也繼世旣非王
命又非先君之命不書卽位不正其始也莊閔
僖是也桓宣定之書卽位桓弑君而立宣受弑

賊之立定爲逐君者所立皆無王無君何命之
受故書其自卽位也定之比宣則又有間矣

胡安國傳曰以夏時冠月垂法後世以周正紀
事示無其位不敢自專卽位者以隱公內不
承國于先君上不稟命於天子也朱子曰春秋正朔事凡以書考之皆著月不著
時疑古史記事例只如此至孔子作春秋然後
以天時加王月以明上奉天時下承王朔之義
而加春於建子之月則行夏時之意亦在其中
呂祖謙集解曰夫子因魯史而作春秋昔無今
有者皆夫子所筆昔有今無者皆春秋所削也
夫子之筆始於書王夫子之削始於不書卽位
始筆始削蓋有大義存焉經繹曰時夏時月夏正三代所共曰百王不能
易也書稱惟元祀十有二月則知商不易月也
秦史稱元年冬十月則知秦亦不易月也夏以

春秋程傳補

卷之二

三

寅正商以丑正周以子正以正迭用亦各以其
時所尚爲歲首行朝饗頒政教焉示不相沿已
也乃時月日壹稟於天行夫安可得易哉故周
禮稱正歲亦稱正月其正歲建子月也其正月
建寅月也時月不易之大效也邵寶簡端錄曰先儒謂春秋以夏時冠周月愚
謂春秋以天時正周月吾從周乎吾從天乎從周
周周之諸侯之分也爲萬世計者不從天而奚
從

愚按詩經如七月流火諸篇又如僖公三年春
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皆用夏時也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盟誓以結信出於人情先王所不禁也後世屢
盟而不信則舉也諸侯交相盟誓亂世之事也

凡盟內爲主稱及外爲主稱會在魯地雖外爲

主亦稱及彼來而及之也兩國以上則稱會彼

盟而往會之也邾附庸國邾子克字儀父附庸

之君稱字同王臣也

劉敞權衡曰凡記會盟于王法所不得爲者皆
貶也若以初入春秋結信於魯故得貴之則桓
十七年盟趙又何爲乎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

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愛段

欲立之亟請於武公弗許及莊公卽位請京使

春秋程傳補卷之一

四

居之謂之京城大叔段失道而公弗制祭仲諫
而公弗聽故詩人譏其小不忍以致大亂也段
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夫人將啟之公聞
其期命子封伐京京叛段入於鄢公伐諸鄢
大叔出奔共書曰鄭伯克段於鄢鄭伯失爲君
之道無兄弟之義故稱伯而不言弟克勝也言
勝段之彊使之彊所以致其惡也不書奔義不
繫於奔也

啖氏纂例曰不言段奔乃夫子譏其志在於殺
若言奔則鄭伯但有逐弟之惡無殺弟之罪也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賄

王者奉若天道故稱天王其命曰天命其討曰

天討盡此道者王道也後世以智力把持天下

者霸道也春秋因王命以正王法稱天王以奉

天命夫婦人倫之本故當先正春秋之時嫡妾

僭亂聖人尤謹其名分男女之配終身不變者

也故無再配之禮大夫而下內無主則家道不

立故不得已而有再娶之禮天子諸侯內職具

備后夫人已可以攝治無再娶之禮春秋之始

春秋程傳補卷之二

五

尚有疑焉故仲子羽數特降僖公而後無復辯
矣春秋因其竊號而書之以志僭亂仲子繫惠
公而言故正其名不曰夫人曰惠公仲子謂惠
公仲子妾稱也以夫人禮贈人之妾不天亂倫
之甚也然春秋之始天王之義未見故不可去
天而名咺以見其不王王臣雖微不名況於宰
乎

趙匡纂例曰天子而賄妾母是啓僭也
家鉉翁傳曰春秋之義君有過先責其宰名咺
所以責也責宰所以責王也
簡端錄曰昔者夫子序書夏商周稱王春秋周

世也繫王于天則何以異於書或曰爲萬世立法也或曰不然於是又有僭王者不天之繫則無以著無二之義也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惠公之季年敗宋師于黃公立而求成焉盟于宿魯志也稱及稱人皆非卿也

趙氏纂例曰盟者刑牲而徵嚴于神明者也王綱壞則諸侯恣而仇黨行故干戈以啟仇盟誓以固黨天下行之遂爲常焉若王政舉則諸侯莫敢相害盟何爲焉賢君立則信著而義達盟可息焉觀春秋之盟有以見王政不行而天下無賢侯也

蔡汝補劄記曰及宋人盟于宿隱公之私也隱公之初魯猶強間于齊宋鄭之間相爲依附然志在隨人所執下也蓋隱公之謂矣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

祭伯畿內諸侯爲王卿士來朝魯不言朝不與朝也當時諸侯不修朝覲之禮失人臣之義王所當治也祭伯爲王臣不能輔王正典刑而反與之交又來朝之故不與其朝以明其罪先儒

有王臣無外交之說甚非也若天下有道諸侯順軌豈有內外之限其相交好乃常禮也然委官守而遠相朝無是道也周禮所謂世相朝謂

鄭國爾

劉敬意林曰有不可朝而不與朝祭伯來是也有不能朝而不與朝介葛盧是也

公子益師卒

諸侯之卿必受命於天子當時不復請命故諸侯之卿皆不書官不與其爲卿也稱公子以公子故使爲卿也惟宋王者後得命官故獨宋卿

春秋程傳補

卷之一

七

書官卿者佐君以治國其卒國之大事故書於此見君臣之義矣或日或不日因舊史也古之史記事簡畧日月或不備春秋因舊史有可損而不能益也

公子益師孝公之子惠公之弟也不日者諸說不一以史闕爲是朱子曰春秋一發首不書卽位卽君臣之事也書仲子嫡庶之分卽夫婦之事也書及邾盟朋友之事也書鄭伯克段卽兄弟之事也一開首人倫便盡在

二年

春公會戎于潛

春秋華戎之辨尤謹居其地而親中國與盟會者則與之公之會戎非義也

孫復發微曰諸侯非有天子之事不得出會諸侯況會戎哉

夏五月莒人入向

莒子要於向向姜不安莒而歸莒人入向以姜氏還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春秋之時諸侯擅相侵伐舉兵以侵伐人其罪著矣春秋直書其事而責常在彼侵伐者蓋彼加兵於己則當引咎或自辨喻之以禮義不得免焉則固

春秋程傳補

卷之一

八

其封疆告于天子方伯若忿而與戰則以與戰者爲王處已絕亂之道也書莒人微者也凡將尊師衆曰某帥師將尊師少曰某伐某將卑師眾曰某師將卑師少曰某人不知衆寡將帥名氏亦曰某人書入其國也侵人之境固爲暴况入人之國乎

胡傳曰以事言之入者造其國都以義言之入者逆而不順
無駭帥師入極

古者卿皆受命於天子春秋之時諸侯自命也

賜族者則書族不書族者未賜也賜族者皆命之世爲卿也

胡傳曰非王命而入人國邑逞其私意見諸侯之不臣也擅興而征討不加焉見天王之不君也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

戎猾夏而與之盟非義也

胡傳曰韓愈氏言春秋謹嚴君子以爲深得其旨何謹乎盟于唐而書日謹之也

九月紀履綸來逆女

春秋程傳補

卷之一

九

女內女嫁爲諸侯夫人則書逆書歸明重事也來逆非卿則書歸而已見其禮之簿也先儒皆謂諸侯當親迎親迎者迎於所館故有親御授綏之禮豈有委宗廟社稷遠適他國以逆婦者乎非惟諸侯卿大夫而下皆然詩稱文王親迎於渭未嘗出疆也

冬十月伯姬歸于紀

送之者雖公子公孫非卿則不書

伯姬惠公之女也通旨曰內女出嫁多不書常事故也書者皆記禮之失伯姬歸於紀爲不親

迎而來迎非卿又爲
叔姬待年而書也

紀子伯莒子盟于密

闕文也當云紀侯某伯莒子盟于密左氏附會作帛杜預以爲裂繻之字春秋無大夫在諸侯上者公羊穀梁皆作伯

季本私考曰此必紀侯莒子也子伯當是侯字之誤紀近于齊爲其所迫而於莒有唇齒之勢故相要盟蓋衰世不得已之事也書此以見天下無主則小國不安而齊人滅紀之端見矣此有關于天下之故者也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

春秋程傳補

卷之十一

上

隱公夫人也薨上墜之聲諸侯國內稱之小君同婦人從夫者也公在故不書葬於此見夫婦之義矣

范寧穀梁註曰婦人無外事薨有常處故不書地胡氏安國曰小君卒則書薨以明齊也先卒則不書葬以明順也

鄭人伐衛

聲其罪曰伐衛服故不戰衛服可免矣鄭之擅興戎王法所不容也

朱子曰書伐國惡諸侯之擅興
汪克寬纂疏曰凡伐而不言戰皆受伐之國自

三年

服而不待戰也故
受伐者可免於罪

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月王月也事在二月則書王二月在三月則書王三月無事則書時書首月蓋有事則道在事無事則存天時天時脩則歲功成王道存則人理立春秋之大義也日有食之有食之者也更不推求者何也太陽君也而被侵食君道所忌然有常度災而非異也星辰陵歷亦然

春秋程傳補

卷之十一

上

胡寧通旨曰春秋正人主心術之大法也故不書祥瑞而災異則書譬諸疾疫天時之戾氣也知其可畏而加慎焉則免况日者衆陽之宗至尊之象乎日有食之春秋所以存而弗削也然災與異不同日有食之常度也故程氏以爲災而先儒以爲異春秋日食三十六精曆筭者得之幾盡其有常度審矣謂之異非也雖有常度則數不可免然或食於朔或食於夜或食於前或食於後或當食而有陰雲之祥此則人爲所感之不同者也故春秋或書日或書朔或書日不書朔或書朔不書日或書日或書朔皆不書或書日有食之既者於以見雖常度不可免而人爲所感之不同如此則其應亦隨之不可專歸之數而無恐懼修省以答天災矣

三月庚戌天王崩

崩上墜之形四海之內皆當奔赴魯君不往極

惡大罪不可勝誅不書而自見也

楊時經解曰王崩國之大事故書之不書葬魯不會葬故也新王卽位不書魯不朝也

夏四月辛卯尹氏卒

尹氏王之世卿古者位以德爵以功世祿而不世官是以俊傑在位庶績咸熙及周之衰士皆

世官政由是改尹氏世爲王官故於其卒書曰

尹氏見其世繼也

程傳本之公羊公羊傳曰尹氏者天子之大夫也其稱尹氏何貶之也曷爲貶譏世卿世卿非禮也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天王崩諸侯之主也左氏以尹氏爲君氏隱公之母聲子何據

春秋程傳

卷之十

主

秋武氏子來求賻

武氏王之卿士稱武氏見其世官天王崩諸侯不供其喪故武氏遣其子徵求於四國書之以

見天子失道諸侯不臣之甚也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

吉凶慶弔講好修睦鄰國之常禮人情所當然諸侯之卒與國之大故來告則書

冬十月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

天下無王諸侯不守信義數相盟誓所以長亂

也故外諸侯盟來告者則書之

陳傳良後傳曰外特相盟不書必關於天下之故而後書莒紀無足道也齊鄭合天下始多故矣天下之無三鄭爲之也天下之無伯齊爲之也是故書齊鄭盟石門以志諸侯之合書齊鄭盟于讎以志諸侯之散是春秋之終始也春秋於隱桓莊之際唯鄭多特筆於襄昭定哀之際唯齊多特筆焉

癸未葬宋穆公

諸侯告喪魯往會葬則書春秋之時皆不請而

私謚稱私謚所以罪其臣子

經翼曰諸侯五月而葬同盟至隱公于宋弔送兼至河不謂善旌乎乃三月天王崩秋武氏子來求賻是弔而不書葬是葬而不會也厚於與國忍於無君公之罪在不宥矣

春秋程傳

卷之一

主

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

諸侯土地有所受伐之其罪大矣而奪取其土

惡又甚焉王法所當誅也

胡傳曰取者收奪之名聲罪伐人而強奪其土故特書曰取以著其惡上二年莒人擅與入向而天討不加焉至是伐國取邑其暴益肆矣按胡傳本之趙氏纂例及孫氏發微

戊申衛州吁弑其君完

衛莊公娶于齊曰莊姜無子陳女戴媯生桓公

莊姜以爲已子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石碏諫弗聽其子厚與州吁游禁之不可桓公立乃老州吁弑桓公而立自古篡弑多公族蓋謂先君子孫可以爲君國人亦以爲然而奉之春秋於此明大義以示萬世故春秋之初弑君者皆不稱公子公孫蓋身爲大惡自絕於先君矣豈復得爲先君子孫也古者公族刑死則無服况弑君乎大義既明於初矣其後弑立者則皆以屬稱或見其以親而寵之太

春秋程傳補 卷之十一
古

過任之太重以至於亂或見其天屬之親而爲寇讐立義各不同也春秋大率所書事同則辭同後人因謂之例然有事同而辭異者蓋各有義非可例拘也

胡傳曰削公子而以國氏者罪莊公不待之以公子之道使預聞政事主兵權而當國也
汪氏纂疏曰程子胡文定二義蓋互相發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

諸侯相見而不行朝會之禮如道路之相遇故書曰遇非周禮冬見曰遇之遇也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宋殤以公子馮在鄭故與諸侯伐之也日攘諸侯以伐鄭固爲臯矣而衛弑其君天下所當誅也乃與修好而同伐人其惡甚矣

春秋程傳補 卷之十一
古

胡傳曰首謀在衛而以宋主兵治亂賊之黨與也

秋翬帥師

以宋虐用其民衛當誅之賊而與之同伐人其臯大矣二國構怨而他國與之同伐其臯均也翬不稱公子弑逆之人積其強惡非一朝一夕

春秋程傳補 卷之十一
古

辨之宜早故去其公子隱公不能辨是以及禍

傳斷曰州吁修怨于鄭宋殤公伐之陳蔡從焉不討賊而黨逆宋之罪也宋公來乞師公從衆仲之言辭之正矣翬固請而不能禁帥師往會宋之罪移而之魯矣 翬與弑隱公子帥師先去其公子宣公新墓亂衛于始立亦先去其公子春秋之微也

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再序四國重言其罪左氏以爲再伐妄也

胡傳曰言之不足而再言聖人之情見矣趙氏涉以爲實是再舉袒左氏也

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

州吁未能和其民厚問定君於石子石子曰王

觀爲可曰何以得觀曰陳侯方有寵于王若朝

陳使請必可得也厚從州吁如陳石碏使告于

陳曰此二人者實弑寡君敢卽圖之陳人執之而請泣于衛衛人使右宰醜泣殺州吁于濮石碏使其宰孺羊肩泣殺石厚于陳稱衛人衆辭也舉國殺之也

胡傳曰以討賊許衆人以失賊罪鄰國傳斷曰吁二月弑君九月方討爲期也久傳者猶有不足之辭焉其得从者由宋魯陳蔡助之伐鄭欲定其位也胡傳罪鄰國有以哉

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

春秋程傳補

卷之十

夫

衛人逆公子晉于邢而立之書曰衛人立晉衛人立之也諸侯之立必受命于天子當時雖不

受命于天子猶受命于先君衛人以晉公子也可以立故立之春秋所不與也雖先君子孫不由天子先君之命不可立也故去其公子

胡傳用穀梁語人衆辭立者不宜立也傳斷曰衛人立晉晉能得衆傳並有譏爲無王命也州吁弑君其宜殺也天下知之衛宣得衆臣父子其不宜立也天下不知也春秋辨焉天下之君定矣

五年

春公觀魚于棠

諸侯非王事民事不遠出遠出觀魚非道也

胡傳曰是縱欲而不能自克之以禮也能無鍾巫之及乎特書觀魚譏之也

簡端錄曰魚者漁也故比于狩而加觀焉狩者人君之所有事也狩之過則有書焚咸丘者矣

夏四月葬衛桓公

衛亂是以緩稱桓公見國人私謚也魯往會故

書送終大事也必就正寢不沒于婦人之手曾子易簣而沒豈苟然乎死而加之不正之謚知忠孝者肯爲乎

春秋程傳補

卷之一

七

陸淳纂例曰侯伯子男之國稱其君曰公臣子之辭也謚不得云公者謚王所賜也

秋衛師入郕

晉乘亂得立不思安國保民之道以尊王爲先居喪爲重乃興戎修怨入人之國書失其道也

經異曰郕居魯衛間春秋以紀魯事維王室爲主故凡外事而有係于周魯者則書魯衛郕本兄弟之國衛晉乘亂得立不知尊王之義居喪之禮而毒衆臨戎侵陵同姓魯爲諸姬望國隱公不能講信恤睦故春秋特書罪衛且譏魯也

九月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

諸侯無再娶仲子不得爲夫人春秋之初尚以

爲疑故別宮以祀之考始成而祀也書以見非

禮成王賜魯用天子禮樂祀周公後世遂群廟

皆用仲子別宮故不敢同群廟而用六羽也書

初獻見前此用八之僭也仲尼以魯之郊禘爲

周公之道衰用天子之禮祀周公成王之過也

胡傳曰因其來賄而正名之曰仲子之賄因其考宮而正名之曰仲子之宮而夫人衆妾之分定矣簡端錄曰考者何始成而祀也仲子何以有宮隱公以孟子入惠之廟仲子無祭享之所別立宮以祀之祀之禮與庶子爲君爲其母築宮使公子主其祭子子祭子孫止禮也而隱公爲宮以祀庶弟之母適足以召亂而已矣豈禮也哉

春秋程傳補

卷之一

大

獻六羽何以書初明前此用八之僭也然則仲子而用六羽可乎臣擬君妾擬嫡其僭一也

邾人鄭人伐宋

宋人取邾田邾人告於鄭曰請君釋憾於宋敝邑爲道邾人鄭人伐宋先邾人爲主也

頃

書頃書螽皆爲災也國之大事故書

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彊卒

程子無傳

書日見恩禮之厚明矣公將如棠觀魚者僖伯諫而不聽則稱疾不從可謂忠臣矣葬之加一

等夫是之謂稱補

傳斷曰春公觀魚冬彊卒前錄其諫後傷其死一歲之中魯君臣可以觀矣

宋人伐鄭圍長葛

伐國而圍邑肆其暴也

高闕集註曰圍人城邑者其兵必衆而稱人者取之也

私考曰此報九月之伐也夫邾人主兵與鄭莊而宋獨報鄭者可見伐宋之兵起于鄭莊而剪焉之志本宋殤之所急也長葛屬鄭而近許宋因而利之非特許何以能越境而有其地乎然則十一年鄭莊會魯入許之端已見于此矣

六年

春秋程傳補

卷之一

尤

春秋程傳補

卷之一

尤

魯與鄭舊修好旣而迫於宋衛遂與之同伐鄭故鄭來絕交輸平變其平也匹夫且不肯失信於人爲國君而負約可羞之甚也

程傳依左氏輸左作渝更成也胡傳曰輸者納也平者成也鄭人曷爲納成於魯以利相結解怨釋仇離宋魯之黨也胡與程傳不同杜氏納成之說本臨江劉氏蓋鄭莊之納成非有講信修睦之心而深爲合黨敵宋之計是以不憚屈已求和於魯魯亦溺於利欲之私隔其術中而不悟是以盟宿遇清之好一變而爲取